

□ 段辛安

清平一日



初冬时节,太阳温和,正是难得的“小阳春”。这天,我和几个伙伴来到慕名已久的凯里市炉山镇。小镇静静地坐落在一块长长的平坝上,田野的谷物都收割归仓,菜地仍是一片青翠。山间路边,常青的树依旧绿意盎然,金黄的银杏与深红的枫叶、不知名的红叶点缀其间,画面感极强。这里的冬天也很美。

炉山古称清平,最有名的历史文化名人首推明代大儒孙应鳌,一代帝师,官至工部尚书,是贵州古代第一位哲学家、著名诗人,他的《学孔精舍诗钞》是流传至今贵州最早的一部诗集。《黔诗纪略》称

誉他是“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”。孙应鳌还是著名的教育家,书法家。孙应鳌五十岁辞官回乡后,在家乡清平建山甫书院,向家乡青年讲学,为发展贵州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。孙应鳌祠位于十字街,镇上居民称孙家祠堂,匾额题名“孙文恭公祠”。祠堂外观端庄大气,青砖黛瓦、门墙白线勾勒,透着儒雅气质,门前一片肃穆安静。这天没开放,不得其门而入,遂拍照留念。

民国时期的炉山县,县城就在清平古镇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撤炉山县改设凯里县(今凯里市),县城迁至凯里。

当年清平有一句民谣:“张家的才子,刘家的银子,杨家的谷子”。“张家的才子”就是指张姓家族众多读书人博学多才,其中张毕来成就最大。纵观百年,现当代炉山县(凯里市)最有成就的文化名人当数张毕来。张毕来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、社会科学家、文学史家、红学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、作家。和孔子三岁丧父,十七岁丧母类似,张毕来三岁丧母,十岁丧父,不幸的童年磨炼了他独立自主、坚韧不拔的品格。从少年到青年,他的身份依次是贵州省立师范学生会主席、小学教员、浙江大学新生、热血青年、地下共产党员、台湾抗日义勇军组织者、教育馆馆长、狱中人、中学教师、民盟盟员、大学讲师;从中年到老年,他是大学教授、中文系主任、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、“五七”干校劳改人员、中国《红楼梦》学会副会长、民盟第三届全国委员、第四至六届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、学习委员会主任。是第四、五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。多重身份,多彩的人生,跌宕起伏的遭遇命运、卓越不凡的成就,令人钦佩感叹不已,激励着家乡儿女勇于主宰命运,勤于追求知识与真理,忠于奉献国家社会。

张毕来故居位于军民路10号一个小巷口,故居是一栋三开间的老旧木板房,

简陋狭小,有的木地板都塌陷了。庭院安静寂寥,一小块荒芜的菜地上,草蔓干枯,边上栽有一棵樱桃树,摆了几盆花草。大门左侧,有一棵高大的百年树龄的皂角树,分叉成两棵大树模样,左边的树干上有一个洼坑,一株未知名的藤萝扎根其中,长出了几大串红红圆圆的小果子,阳光下,花叶果实鲜嫩滋润,绚烂夺目。树干从院墙边倾斜着探向天空,仿佛少年张毕来冲出大山,奔向外面的世界。

从张毕来故居出来,已是中午十二点。累了饿了,我们来到炉山小学广场,在银杏树旁边的小吃店享受牛肉粉。肉是本地牛肉,切成小方块,分量很足,佐料有青椒泥、泡酸萝卜、酸辣泡菜,供顾客自行添加。相比之下,一些精明算计的店家,把肉切成白纸一样的薄片,象征性地盖几片在面食上,甚至粉面都是分量不足的,这家小店让人感到真诚厚道。主厨的大娘衣着素净,店面干净整洁,料理丰富、食材充足。都说文如其人,学如其人,其实食亦如人,产品即是人品。食毕,我对大娘说:阿姨,你做的粉真好吃!大娘开心地笑了!吃饱了吗?我说,还想吃,但肚子装不下了!你这里的粉比大城市里的还好吃!大娘说,欢迎您常来玩啊!我说一定来,下回我还要来吃!大娘慈祥淳朴的笑脸,一碗地道的牛肉粉温暖了我的身心。

休憩片刻,我们步行出城,过小溪,沿着侧面盘山公路上行,目的地是石仙山光明寺。石仙山很清幽,一路松涛阵阵,苞茅如旌旗招摇。山路上,遇到一对年轻夫妇推着婴儿车上山,原来是前几天下雨,这几天出太阳,他们带孩子上山游玩,顺便趁趁。一只大鸟从林间公路上空飞过,像天使在视察人间。

石仙山不大不小,与小镇很亲近,步行半小时就到达光明寺了。我见过的寺庙,要么青砖黛瓦古朴深沉,要么一派金碧辉煌大气磅礴。光明寺整体是温馨的

红色。门墙檐瓦都是介于桃红与朱红之间的红色基调,甚至弥勒佛身上也穿上了白里透粉红的外衣,脸上也抹了杏花色。他咧开嘴,敞着大肚子,满面春风笑对人。山门内侧矗立着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塑像,应该很吸引儿童眼球。步道两侧,盛开着金黄的菊花,衬着苍翠的松柏,既生动又深沉,清静且明丽,时而有钟声传来,梵乐阵阵。

光明寺格局是庭院长廊,亲和通透,有家的味道。印象最深的是圆通殿,处于主殿位置,但规模狭小,房屋低矮,墙体由山石垒砌,斗拱形石门洞口联通五间约十到二十平方米的石室作为佛堂。持烛躬身入殿,烛光安然,光线低暗,不掩佛像光辉。香客匍匐在地,尽显虔诚。是啊,只有埋首初心,才能明心体己;只有穿越黑暗,才能抵达光明。去过不少新建的大庙佛殿,格式化印象日渐淡漠,小小的光明寺圆通殿给我的感觉最为独特。

光明寺后山还有几处景点,一路上,松针铺满石径,踩上去柔韧的感觉真好。山风吹来,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味。四处探寻,只见一簇一簇白色的山马兰和黄色的甘菊,她们成群结队,坐在一起晒太阳呢。来到岔路口,左下永安泉,右上三仙峰。权衡了一下,还是先登顶望远。半路上,一座山石堆砌的连体拱形山门颇为奇特,仿佛原始森林里突然发现了古迹遗址。顶峰上的观光亭年久失修,但还不妨碍得登临远眺。只见山外重重山,连绵不绝。遥望南面,香炉山赫然矗立,州府凯里就在那边;山下平坝,炉山镇环城一圈白色的建筑,将黑绿斑驳的清平古镇妥妥地护持在中央;山腰的光明寺如同一朵红莲,绽放在碧波荡漾中……

时间过得很快,眼看夕阳西沉,我们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。随意的跑马观花,一日很短;美好的风光人情,一生很长。清平是一个令人流连的地方。

□ 曾令莲

想见着一场雪

冬至的风吹来,原野便有些凄清。该是含蓄的时节,内敛得恰到好处,寒浸进树的骨头里,骨头里疼出了刺。那时我便想见着一场雪。

我踩过白茫茫的雪,仿佛踩着白茫茫的人生。仿佛是一瞬,从生。仿佛永恒,到死。人世间的没有比这更白,人世间的因果没有比这更直接,人世间的爱没有比这更纯粹,连隐匿的影子也没有比此时更清晰。

我也曾想起,在雪地里头呼唤的你。风刮过面庞,声音隐隐约约,从雪花之间,穿过树梢,从青杠树林的崖口穿过村里的河流,再穿过城市的小巷,穿过熟悉又陌生的异乡,穿过这十年来无数个夜晚,仿佛轻声的呢喃。

在那时所有的雪都变成云所有的思念都播下种子。

□ 牧村

为见我,花蕊一夜羞红

雪花洒落,填补着大地的疮痍也覆盖了魁星阁古老的腹语,远处的香炉山真相忽隐忽现

是谁在复制人间慌乱的脚步让一株老铁树俯首称臣,是谁在夜之间改变了南国绿色的秩序

如果,下得再急促些我将再重返一次童年,以及一头老牛的黄昏在茅园里咀嚼枯草的场景

腊梅迎雪吐蕊,为见我花蕊一夜羞红,我必须在这点红与洁白之间留下我的赞美

为了与你相处,我跌倒又爬起其实,为了不错过,我借用了十八岁的热情连山鸟都屏住了呼吸

□ 严明月

送时光

还来不及品秋,家门口的街景便已斑驳陆离,本应宛若金龙的街道,几天便显得冷冷清清。偶有晴日,已湮灭缤纷的紫藤架,孤零地伫立在古城墙的一隅,支离了岁月。透过母亲河畔红枫的间隙,仰着头迎一迎刺目的秋光,似有些眩晕,却也满鼻幽香。

采摘过了秋,冬便乘着北风,化作毛毛细雨抚刷在我的脸上,似轻柳,似轻羽。落英散尽,便划了一段时光。十五年,在历史长河中微渺得不如一粒尘埃,但于己而言,虽不曾辉煌,却已是一个时代。状况的改变虽改变了生活——生活由此而变得宁静、闲暇、惬意,但不曾改变心境——坦然、追求、激情。很喜欢徐志摩的《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》一文“这鼓一声,钟一声,磬一声,木鱼一声,佛号一声……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,漫长的回荡着,无数冲突的波流混合了,无数的色彩了,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……这一声佛号,一声钟,一声鼓,一声木鱼,一声磬,谐音盘礴在宇宙间——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尘埃,收束了无数量世纪的因果;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——星海里的光彩,大千世界的音籁,真生命的洪流;止息了一切的动,一切的扰攘”。

人的一生有几段名垂青史,如数家珍?生命更多是思悟自省、心口相问。平衡和谐才是真理。暖阳和生命是互慰的和谐,红枫和蓝天是绕绕的和谐,冷雨和秋黄是熏淋的和谐,生活和心境是默言的和谐。人生很短,当我再次沿省警院培训大楼的走廊,合影里的自己已走过了十五年的起伏历程,这一历程,洒满自己的艰辛奋斗、芳华和青春。

我一直在追求一种和谐平衡,也一直在维护这种和谐平衡——情绪息止而生命律动,这种和谐将追随我的一生,伴着一切拥有……

《艺林折桂——王承祖的音乐人生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(记者 杨峰)近日,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、州音乐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、当代音乐理论家王承祖先生自编自著的《艺林折桂——王承祖的音乐人生》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艺林折桂——王承祖的音乐人生》系王承祖2016年出版《乐论撷萃——王承祖音乐文论精选》的姊妹篇,全书共计三十余万字,从六个方面回顾了王承祖先生对音乐事业执着追求的一生。

王承祖先生今年已是88岁高龄,退休20多年但从不让自己闲下来,仍然坚持音乐创作和研究,不断有新作问世,好评如潮。2014年,王承祖先生编著的《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锦》苗族卷《千岭歌飞》一书,荣获第九届“中国音乐‘金钟奖’理论评论奖金奖”。

□ 杨邠雨薇

父亲写春联

春节临近,父亲又在思考写什么内容的春联。父亲读初中时就喜欢对联,那时候就爱买对联方面的书,村里办红白喜事,他也喜欢看人家写对联。后来,又一年春节,在爷爷的鼓励下,尚在初中的他为家里写了两副对联,那是用米尺和三角板画的格子,按照印刷体描出来的,贴在房子大门、侧门和厨房门楣,引得不少人赞扬。于是,就慢慢养成了自己写春联的习惯,转眼已几十年。

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,唯一的嗜好就是买书、读书。他读的书很杂,但对于联语,父亲很喜欢,他经常把古书里的对联抄写在本子上,然后慢慢研究。他说,对联就是撰写者的心情和思想写照。

父亲说,文字贵在创新。无论写文章还是撰写对联,都要有新意。我小时候常在父亲的书房里玩,父亲特别喜欢我翻阅他的书。记得当年他的一间书房里一副抄写的对联:水能性淡为吾友,竹解虚心即我师。刚入学的我问他:这对联是什么意思。父亲指着杯子里的冷水说:我们老百姓做人既要像这杯子里的水,甘于平淡,更要像窗外的那些竹子,虚心而不是气节。

父亲喜欢古韵浓一点的春联,不喜那些

招财进财、步步高升之类的俗气对联。他说,把斗大的“财”字贴在懒汉和赌棍的门楣上,他们也无法发财;而那些勤劳人家,即便只贴一个“福”字,也能照样发财。

2021年是牛年,而母亲跟我是属牛的,双双迎来本命年。由于家里房子被拆迁,从临水的城区迁居到郊外的山下,父亲为此自撰春联:家有二牛心性好,门无大河春拍岸。横批:万象更新。新的邻居见了,问父亲所写的对联是什么意思。父亲说,上联的意思是,我的老婆和女儿都属牛,家里有贤妻爱女,我不是牛上加牛心情好?下联的意思是,我们原本住在城乡接合部的河边,出入十分方便。而今被赶到这山下,条件比原来差了许多,但我并不悲观,春风依然拍打着我心里的河岸,而所呈现的就是横批,万象更新。

记得去年贴春联时,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母亲跟我说:幸福只是一种感觉,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,身体健康,哪怕日子清淡乃至清苦一些,也会同样感到幸福。我看见父亲写的那个“岸”字最后一竖特别长,我问他是何意。他说,我们要将幸福进行到底。

而今,腊月即将来临,父亲又在琢磨自撰春联。我知道,那春联里有他的诗意情怀,有他的气节操守,有他的文化传承,有他的自娱自乐。而我和妹妹,从他每年自撰自写的春联里,感受到了一种淳朴的家风,这让我想起一副惹人喜欢的对联: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

□ 李家禄

《乡村旧物》中的诗意历史与文化情怀

记忆。栖居于苗岭山麓,开门见山,山川连绵。青山绿水,无疑是最鲜明而又独特的环境特征与美丽色彩:“溪边是一个模糊而又清晰的地名概念,是一条溪流其中一段的两岸,许许多多的童年梦、少年梦就在这里启航。”这些所谓的“边”,其实并不边,更不遥远,而是搁置我们身体与灵魂的家园:“阡陌,丛林,木桥,溪流及潜跃的鱼儿,两岸茵茵野草,婉转鸟鸣……使得溪边风景如画,成为两边村寨孩童、少年少女的游乐佳地,秋天月夜,牛棚则成了青年男女的‘歌场’,而溪边恰人的美景正好与谈情说爱的心情匹配……从‘初相会’到‘久的伴’,再到生死相依,一出一入间情爱酣畅淋漓地上演,有情定终身,有挥泪痛别的,有魂断溪边的……”凡有山寨处的“边”地之上,即为村寨生活的中心,是美丽家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乡村的美好环境和屋舍的宏大构建,容纳了与人们相依相伴又千奇百态的劳动工具、生活用具,以及属于苗乡侗寨特有、孩提成长又必不可少的儿童玩具。在杨秀学笔下,这些乡村旧物充满温润的人文情怀,盛载着如丝如缕的乡村烟火气息和淡淡的怀旧情结,释放着浓浓的乡愁,像春风春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灵魂。杨秀学的文字体现了很强的概括性和概念特征,即用概念精准描述事物的性状与特点,能够让人们容易辨识与接受。让读者通过简洁的文字,通过事物的表象透彻地认知事物的本质特征。通过作者所罗列的复杂事物,及吊脚楼珍藏的重要物品,客观上将一座高原生态博物馆的状貌生动详实



清水江

刊头图

佚名摄

地展示在读者面前。生产器具在杨秀学笔下,有情有景还有声响,宛若一幅幅内涵丰富、意韵深远的水墨山水画。成长于苗乡侗寨的孩子是幸福的,他们在青山绿水间成长,在风雨中成长,在鸟啾虫鸣中成长,出门即有景,景色皆如画,画中即有声,童年就在如梦如幻的水墨山水中悠游,陶冶出敏锐多情的审美情趣,纯朴美好的灵魂。我想,这是杨秀学对于乡村旧物寄予深情,纵情展示厚爱与情怀的意义所在。

在家园之上,一辈又一辈的乡人辛勤耕耘与劳作,他们的活动轨迹,以及属于苗乡侗寨独特的生活方式,成为一种美丽乡俗,积淀凝聚成一种文化与风情,滋润着同乡生长的每一颗灵魂,也长久地温暖着离乡游子的心,织成一条条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思与哀愁。

喜庆离不开欢乐的歌声,温婉美妙的歌声是黔东南民族文化极其重要的形态和标志。孔子曰: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。观察一个社会是否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,就看是否有歌声,人们是否享受快乐美满的生活。《八仙桌——生动的课堂》中写道:“八仙桌还是歌手们展示才艺的地方,也是以歌劝世的场所。歌声悠悠,有时通宵达旦不息。”对于苗侗人来说,缺了歌声的酒席,如同缺少了一道佐酒的硬菜;对于山歌吟唱来说,缺少了山野歌场,等于缺少了抒情的平台,将会让平凡的人生、鲜活的生命失去鲜艳的色彩。在《荒芜的歌场》中,杨秀学写道:“赶歌场,曾经是故乡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景致”,并提

